

元史

冊五

元

史

卷

八

元史卷一百六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七

王磐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父禧金未去財佐軍興補進義副尉國兵破永年將屠其城禧復罄家貲以助軍費衆賴以免金人遷汴乃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于鄆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晝爲朝暮食年二十六擢至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大肆力於經史百氏文辭宏放浩無涯涘及河南被兵磐避難轉入淮襄間宋荊湖制置司素知名辟爲議事官丙申襄陽兵變乃北歸至洛西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內東平總管嚴實與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常數百人後多爲名士中統元年卽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居頃之以疾免李壇素重磐以禮延致之磐亦樂青州風土乃買田湖

河之上題其居曰鹿菴有終焉之意及璫謀不軌磐覺之脫身至濟南得驛馬馳去入京師因侍臣以聞世祖卽日召見嘉其誠節撫勞甚厚璫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參議行臺事璫平遂挈妻子至東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同脩國史出爲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邢水縣達魯花赤忙兀觥貪暴不法縣民苦之有趙清者發其罪旣具伏矣適初置監司其妻懼無以滅口召家人飲酒至醉以利啗之使夜殺清清逃獲免乃盡殺其父母妻子清訴諸官權要蔽忙兀觥不爲理又欲反其具獄磐竟奏置諸法籍其家貲以半給清郡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有不時償者輒置獄于家拘繫榜掠其人且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摔下箠之數十時府治寓城上卽擠諸城下幾死郡人稱快未幾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爲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不爲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盡滅使者驚以爲神復入翰林爲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至稅人白骨宜罷去之以蘇民力由

是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尙書兩省爲一拜右丞相安童爲三公陰欲奪其政柄有詔會議誓言合兩省爲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既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其議遂沮遷太常少卿乞致仕不允時宮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執法者患其誼擾不能禁誓上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庶朝廷之禮漸可整肅於是儀制始定曲阜孔子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灑掃復其家至是尙書省以括戶之故盡收爲民誓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庫所益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譏之帝以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秋八月悉來京師聽決囚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他日命詞臣作詔戒喻天下皆不稱旨意誓獨以縱囚之意命辭帝

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乃能爲朕言之嘉獎不已取酒賜之再乞致仕
不允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帝遣近臣問磐磐言衡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
得非生員數少坐糜廩祿有所不安耶宜增益生員使之施教則庶幾人才有
成衡之受祿亦可少安矣詔從之磐移疾家居帝遣使存問賜以名藥磐嘗於
會集議事之際數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閱其衰老
養其廉恥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恥朝廷亦
不以爲非甚不可也至是以疾請斷月俸毋給自秋及春堅乞致仕帝遣使慰
諭之曰卿年雖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爲仍詔祿之終身併還所斷月俸磐不得
已復起時方伐宋凡帷幄謀議有所未決卽遣使問之磐所數陳每稱上意帝
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立
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江南旣下磐上疏大略言
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銷弭寇盜其言要切
皆見施行朝議汰冗官權近私以按察司不便欲併省之磐奏疏曰各路州郡

去京師遙遠貪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爲之申理若指爲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弗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朝廷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爲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爲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爲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

出賜之磐以年老累乞骸骨丞相和禮霍孫爲言詔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皇太子聞其去召入宮賜食慰問良久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設宴以饒明日皇太子賜宴聖安寺公卿百官出送麗澤門外縉紳以爲榮磐無子命其壻著作郎李穉賓爲東平判官以便養每大臣燕見帝數問磐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磐資性剛方閑居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之雖權倖側目弗顧也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文于碑磐拒弗與所薦宋術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適孟祺李謙後皆爲名臣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端貞雅亮佐治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洛國公諡文忠

王鶚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曾祖成祖立父琛鶚始生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大淵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因名之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六年授歸德府判官行亳

州城父令七年改同知申州事行蔡州汝陽令丁母憂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
尙書省移書恆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
應奉王鶚也曰朕卽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起復授尙書省右司都事
陞左右司郎中三年蔡陷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救之輦歸館于保州甲辰
冬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之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
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祖曰我雖未能卽行汝
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歲餘乞還賜以馬仍命近侍闊闊柴禎等五人從之
學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所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
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設具
牲酒爲位而哭庚申世祖卽位建元中統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
裁定至元元年加資善大夫上奏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
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
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亡宜置局纂就實錄附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

定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後設內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堂堂國朝豈無英才如唐宋者乎皆從之始立翰林學士院鶚遂薦李洽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可任宰相者時阿合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復助之衆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卽欲舉任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振袖而起奸計爲之中止五年乞致仕詔有司歲給廩祿終其身有大事則遣使就問之十年卒年八十四諡文康鶚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爲己之學也著論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曰應物集無子以壻周鐸子之綱承其祀之綱官至翰林侍講學士

高鳴

高鳴字雄飛真定人少以文學知名河東元裕上書薦之不報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者三輩召之鳴乃起爲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卽

薦爲彰德路總管世祖卽位賜誥命金符已而召爲翰林學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鳴爲侍御史風紀條章多其裁定尋立四道按察司選任名士鳴所薦居多時論咸稱其知人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爲員外置人也七年議正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尙書尙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議遂罷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鳴每以敢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太官酒肉慰勞之其見敬禮如此九年

遷吏禮部尚書十一年病卒年六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李冶

李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辟知鈞州事歲壬辰城潰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冶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合答及蒲瓦何如對曰二人將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爲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擬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廷矣

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又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震爲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省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爲休矣世祖嘉納之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衆及世祖卽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治以老病懇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期月復以老病辭去卒于家年八十八所著有敬齋文集四十卷

壁書藁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難四十卷測圓鏡海十二卷益古衍疑三十卷

李昶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推恩授彭城簿志壹鬱不樂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及第閱計偕之士無之時昶年十六已能爲程文乃更其名曰彥興定二年父子廷試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褻貶各異時人以比向歆而世弼遂不復仕晚乃授東平教授以卒昶穎悟過人讀書如夙習無故不出戶外鄰里罕識其面初從父入科場儕輩少之譏議紛紜監試者遠其次舍伺察甚嚴昶肆筆數千言比午已脫藁釋褐授徵事郎孟州溫縣丞至大改元超授儒林郎賜緋魚袋鄭州河陰簿三年召試尙書省掾再調漕運提舉國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改行軍萬戶府知事實卒子忠濟嗣陞昶爲經歷居數歲忠濟怠於政事貪佞抵隙而進昶言於忠濟曰比

年內外裘馬相尙飲宴無度庫藏空虛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閣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朴素損騎從省宴游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尙可以弭未然之禍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寢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不許俄以父憂去官杜門教授一時名士若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歲己未世祖伐宋次濮州聞昶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昶上疏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爲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爲對世祖嘉納之明年世祖卽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眷遇益隆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稅賦雖逋戶不貸昶移書時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傾耳以俟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十六七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擢賢更化之意哉於是省府爲蠲逋戶之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昶上表賀因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

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脩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恆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爲南面逸豫之戒世祖稱善久之世祖嘗燕處望見昶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會嚴忠濟罷以其弟忠範代之忠範表請昶師事之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昶條十二事剷除宿弊至元元年遷轉之制行減併路府州縣官員於是謝事家居五年起爲吏禮部尙書品格條式選舉禮文之事多所裁定凡議大政宰相延置上座傾聽其說六年姦臣阿合馬議陞制國用使司爲尙書省昶請老以歸七年詔授南京路總管兼府尹不赴八年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未幾致仕二十二年昶年已八十三復遣使徵之以老疾辭賜田千畝二十六年卒年八十有七昶嘗集春秋諸家之說折中之曰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早年讀語孟見先儒之失考訂成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往脗合其書遂不復出獨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己見爲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劉肅

劉肅字才卿威州洛水人金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爲尙書省令史時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儉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賊殺之冤金主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辯折冤獄我職也惜一己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辯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爲汝具奏辯折之奏入金主悟囚得不死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寡爲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繁者不加賦民遂殷富瀕淮民有竄入宋境籍爲兵而優其糧間有歸者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不如渡淮告者以謀叛論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準律當杖八十奏可繼擢戶部主事金亡依東平嚴實辟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又改行軍萬戶府經歷東平歲賦絲銀復輸綿十萬兩色絹萬匹民不能堪肅贊實奏罷之庚子世祖居潛邸以肅爲邢州安撫使肅興鐵冶及行楮幣公私賴焉中統元年擢真定宣撫使時中統新鈔行罷鈔銀不用真定以銀鈔交通于外者凡八千餘